

# 仙莊投宿

## 揚州評話《西遊記》選段

### 戴步章

西遊記，西遊記就是西方遊玩的記錄，敘述唐朝有一個和尚，離開中國，到印度去求取真經，是大明朝吳承恩先生作筆。這部書是個神話小說。今天談的這一段，就是唐三藏師徒四個，連馬五衆生，已經在路了，在我們有個俗話的，大家都曉得的，「師徒人四個，連馬五衆生，天天向西走，日日想西奔。」他們的方向是向西。

今天，正逢秋九月時分，金風送爽，玉露凝秋。桂子飄香的季節啊，安，旅客倒是心曠神怡。唐三藏他們今天走著的時候，此時夕陽西墜，即將玉兔東升，在萬鳥歸巢的這個時節啊，唐三藏再望望，一眼看不到個人家。是的，這個西方路上多見樹木少見人。如果，把說鑼鼓的說，有幾句話呢，又是什麼吊桶裝的縲縲藤啊，扁擔長的楊辣子（刺蛾的俗稱）啊，坑又坑死人啊，諸如此類，磚頭子又成精啊，瓦礫子又作怪啊，這是神話小說當中都談到的一些事情。唐三藏一眼看不到個人家，「咕嚕咕嚕嚕嚕嚕……」又餓了，是派到吃晚飯的時間了，中飯本來吃得早。「悟空。」「老和尚。」「你看四面無人，今天晚上要趁這個不晚，天亮以前，要找個地方過宿，還要化頓齋來，把為師裏（果？）腹。」「噯，我望著咧。你也派腹中饑（食旁+妥）了。是的，到天黑的時候還不大好找。我們還是找個山洞子，找個樹林子，找個草窩，總歸嘛要聊避風雨。其實不得下歐，真下來的時候，還就犯嫌呢，要找個地方呢。」「呼……老大哥。」「嗯。」「呼……我看到了。」「咦喂，兄弟啊，你這個豬眼倒識貨呢嘛，倒關心呢嘛。是的，你談到五啊六的不重視歐，談到七（諧吃）字你關心得很呢，要想吃晚飯了。你看見啊。」「呼……樹林深處，呼……有一人家。」噯，嗨海，

旁的人望不到啊，叫個佛老爺眼睛照遠不照近。大家朝四面看，哪曉得就在他們走的這條山路旁邊，有烏酣酣一帶松林，松林裏面，隱約間，安，是有房子呢。有房子就有人家，再好沒得咧。“哎，悟空，就奔他們家裏。”“哎，但願這個人家家裏僧道有緣，如果僧道有緣，我們到他家去吶，麻煩下子，跟人家家裏頭吶，接個地方過宿。肯給我們吃吶，更好；不肯給我們吃吶，我能到遠處去化齋，你不能跑，我這個駕雲快得很呢，哪怕十萬八千里，一個跟頭就到了，把齋化來把你吃。單怕這個人家僧道無緣，不准我們進大門。總歸嘛，有個房子是好些咧，就是把准我們進大門在人家家頭大門口，人家廊簷（？436－34）臺上坐坐，總歸比蹲到樹林頭好得多呢。”“安，我要關照你們三個人，到那個地方去，你們不要把人家嚇壞了。人家不曉得，我曉得，你們是山川野獸成精，受過我和尚一番良好的教育，並且是循規蹈矩。但是人家不曉得，看見你們這個猴頭吊頸的，豬頭三的樣子，沙和尚更難看，青面獠牙，藍臉紅鬍子，把人家家頭不要嚇了，你們自己要掩蔽掩蔽些個。”“哎，這話倒也是的，我這個猴子雖然不象個人，有三分人形，這個豬站起來說話是有點怕人呢。一兄弟。”“呼……老大哥。”“大要當心。”“我曉得。”豬八戒把頭拿了低下來。這個長豬拱嘴麻煩咧，哎，好在和尚衣裳圓領，領扒下來，“啡！”豬拱嘴藏起來；兩個大耳朵犯嫌呢，“七刮七刮”的，“啡！”大耳朵一抹，抹得反過來，哎，拿了貼到腦勺後頭；和尚帽子一直扣到眉毛，眼睛婆婆下來，這個樣子嘛，猛一沖看，還看不出犯嫌樣子。沙和尚吶，格外要注意，這個藍臉紅鬍子。他那個臉，不黑不青的藍靛臉，就象什麼樣子啊！哎，這個顏色我說不出來，有個東西看得出來呢，你們看鍾裏頭的發條，幾那個樣子，你要說他是黑的，他是青的；你要說他是青的，上面還有紅絲子。沙和尚吶，把個腰哈下來，頭低下來，擔著高肩擔子。豬八戒就牽著馬。唐僧當然從馬上下來了。八戒牽馬，沙僧擔擔，唐三藏在前頭，他這個樣子，啊，又白又胖的大和尚，到人家去不犯嫌，就是僧道無緣，跟出佳人不來往，看這個樣子不犯嫌。

大家一起到了樹林裏面一看，安，這個人家房子看得出來呢，就看這個山尖牆就曉得了，山尖牆有風火牆，一看山尖就曉得一、二、三，嗯。這個人家是一廳，一住宅，前頭是個門樓子，共計三進。房子不錯。看這個人家家頭來看，一看外表就曉得，不是窮人家。什麼玩頭？一看這外表

就有數了，這個房子啊的大相就不錯，山尖牆是扁磚（山頭+蟲底）縫直砌到頂。到了門口一望，呃，沖天的照壁，八字粉牆，高大的門樓，有三層白礬石的漿插子（指石階）》大門是開著的。唐三藏望著三個徒弟們目中會意，孫悟空把豬八戒、沙和尚一拖，朝照壁牆牆根這塊一站。唐三藏上了坡臺子。出家人要自愛。啊，有的人看見和尚，不高興，啊，晚上還好些哪，尤其是大早，看見和尚不大願意，什麼事啊？和尚沒得頭髮。沒得頭髮怎幹說啊？哎，美德頭髮，這個發，頭髮的發跟發財的發，同音，所以有的人就說：啊，弄個看見和尚大早沒得頭髮，沒得發財。有的人看見和尚還有個來氣，他有個轉向過去了，他有個聯想：死人找和尚家來放焰口。這個無理不故的，弄個和尚朝家頭跑啊跑的，不好。唐三藏不能進人家門檻，站在坡臺子門檻之外，雙手合掌，喉音略微高些，不能過高，眼睛望到門堂，門燈，門凳，六扇白粉屏風，上手的兩扇屏風門開著，曉得裏面肯定有人，不敢亂朝裏頭跑，招呼了一聲：“啊彌陀佛，府上可有人麼？”只要一聲，聽見裏頭答應了：“啊，有呢。”說著有呢，“踏，踏，踏”‘就在屏風裏頭，在門房裏頭出來的。他這是三間房子，中間一間是門堂，上下首是房間，這邊這個房間是門房。安，看這個樣子，是個老家人的樣子，怎麼曉得的呀？看服裝就是。現在不容易看到了，出來的時候士農工商、漁樵耕讀可以穿差不多的衣裳，你不太容易看得出來。有的人不脫俗，也看得出來；有的人就看不出來。象我這個樣子，身上穿這個衣裳，走到街上跑，人家曉得我是說書的呀？不曉得。在這個古來的時候，各人有各人的服飾。這個老頭出來，羅帽海青，絲帶靴兒，是個家人的打扮。年紀，唉喂，不小了，大概六十左右，也不過大。過大很了，老闆不用你了。過大很了，主人翁不用你了，你倒臃腫不靈的了。大概好似在他家家頭多年了。啊，看這個樣子，噯，身體還不錯呢，倒是挺胸腆肚的。百鬍子，啊，眉毛也有點個白了。還好，連上的氣色還不醜，安嗨，聲音說話，就曉得他的身體不錯，還不是什麼老賣龍鍾，聲音象洪鐘一式。走屏風出來，“啊，哪一位，哪一位？”嘴喊到哪一位啊，唐三藏也看了。屏風裏頭是個天井，有光亮，站在門堂裏頭黑暗，唐三藏跟這個老頭子都站在亮地方呢。“啊，原來是一位大和尚。”“不敢當，阿彌陀佛，老施主。”“噢，哈哈，聽你這個口音啊，不是我們本地人啊。”老頭子說到的時候，跨門檻，就跨的這個屏風門門檻，出來，迎到大門來了，嘴裏



就扣那個環上，回頭吶，只要我見主人翁說有安排，我回頭把它帶到後槽頭。走這個大門裏頭進來，固然不大好走，假設萬一有馬屎、馬糞，許多不便利，走我家這個東山尖到後頭去吶，我見那塊有個跨院，後頭有後槽頭。我們家頭也養牲口咧，我們家頭高頭大馬沒得哎，大騾子，哎，驢子都有，在後跨院。我回頭把它帶了去。你們諸位吶，把擔子挑著，不礙緊。”唐三藏在上首門凳上坐下來，弟兄三個就在下首門凳坐下來，高肩擔子歇在旁邊。

一下工夫，老奶奶走裏頭喊起來了：“老頭子哎！”“安，怎幹說的呀？”“請他們家裏廳上坐歐，啊，已經吩咐廚下辦晚飯，辦素齋了。”“噢，好的，好的。大和尚你聽見了吧，我說的我家主人吶，本來僧道有緣。廚下辦素齋，曉得和尚吃齋。你們就請裏頭坐。”“多謝老人家。”老頭子把師徒四個帶著，沙和尚把擔子仍然挑進來。進了屏風，繞福祠，一重院落，二重門進來，嗯，大廳。唐三藏把大廳上面一望，這時候廳上還看得清楚呢，還沒有很晚呢，廳上條山字畫還著實不錯，房廊也還高大。就在迎面靠到廳後屏風這塊，是一長上炕，大紅的炕墊，大紅的炕枕，兩旁邊四張椅子，兩張茶几。唐三藏進來就關照徒弟：不要隨便。把高肩擔子就歇在廳口，師徒人四個上來。老頭子說：“你們請坐，我來泡茶。”老頭子忙著張羅。唐三藏師徒人四個，正好四張椅子上往下一坐。坐下來，茶來了。“大和尚請用茶。”“啊，好的好的，多謝，多謝。”怎幹主人翁還沒出來的？老弄個手下人談不行。突然聽見屏風後面：“的噠，呃的噠，呃的噠的噠的呃的噠咯的噠”，什麼玩意頭啊？腳步聲音。唐三藏一聽：是個女人家的，是女的。聽這個腳步子聲音就曉得。“的噠，的噠的的噠”，大概是高跟鞋？噯，那個時候不得高跟鞋，那個時候是小腳。這個小腳歐，走路不塌實（踏？439/12），走路不得勁，所以做鞋的吶，就在後跟這個地方，在鞋底這塊釘個木頭板子。現在這個年紀大的，你們諸位聽書的，有了這麼七八十歲，或者就象我這個樣子，六十外歲，能看見過，年輕的小朋友還沒看見過。她家這個房子是鋪的羅底磚，這個羅底磚底下是墊糙底鉢，空心的，走起來有應聲：“的噠，的噠的的噠”。噯，聽見聲音了，還沒有看見人呢，喉嚨來了。一聽，女人家的喉嚨，嬌滴滴的：“啊啞喂，哪幾個跑到我寡婦門中來了？”唉，不但大個女的，這個人還不得丈夫呢。她還沒有出來呢，

已經自報山門了：是哪個到她寡婦門中來了。唐三藏趕緊往起一站。唐三藏站起來，三個徒弟當然也跟著站起來了，這一點禮貌都曉得。

啊，屏風暖閣後面出來一個人，徐娘半老，風韻猶存，四十多歲的個婦道人家。哎，長得不醜，嘿嘿，到底是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胖墩墩的，還不怎幹。好了，唐三藏看到，趕“趕緊上前招呼：阿彌陀佛，女菩薩，僧人見女菩薩合十（諧合適）。”什麼子啊？合適啊？跟人家婦道人家叫個作揖哎。安，就跟口袋頭有東西要掏東西一式，“啊喂，大和尚，不敢當，不敢當，有禮相還。大和尚請坐。”“噢，女菩薩請。”“啊，大和尚請坐，大和尚請坐。”嘴頭說的時候，本來唐僧坐在這個四張椅子上，就請他到上頭上炕上坐。唐三藏？啊，不能，啊，和尚朝上頭一供，象什麼話吶？“啊，不敢，女菩薩，言重了。僧人就此隨便些兒，隨便些兒。”“大和尚，就，就恭敬不如從命，你幾請坐吧。”唐僧仍然坐下來。唐僧朝下一坐，三個徒弟也就坐下來了。唐三藏並不代他們介紹，曉得，這個三個徒弟在這塊曲背呵腰蠻好的，要頭擡起來，一聲招呼，不要犯嫌，頂好不嚕嗦好。這位婦道人家就到上頭上炕上一坐。她家這個老頭子呢又來得歡速呢，又補了杯茶過來。當然啦，客人有茶吃，主人翁不能沒得茶吃。“大和尚貴姓啊？”“阿彌陀佛，女菩薩，出家人不談俗家名姓，僧人俗家姓陳，單名尊字，出家以後法名玄奘。”“啊呀，高雅得很。”“未曾請教女菩薩貴姓。”“啊，我娘家姓賈（諧假），嫁了個丈夫姓馬，就是賈家把把馬家，就這麼賈馬賈馬的歐。”“好好好，是是是。”怎幹這麼巧法的呀，賈家把了個馬家？“你大和尚，將才我聽見我家那個老媽子談的，說的你們是走大唐朝來的？”“啊，不遠千里，從南瞻部洲到西牛賀洲，聽說，我們沒有出過遠門歐，聽說有十萬八千里哪！”“啊，正是。”“辛苦的很哪。”“這個，女菩薩，奉我唐王聖旨，向我佛如來求取真經，何言辛苦二字。”“是的哎，爲了你自己的事情歐，是談佈道辛苦二字歐。你大和尚，今年，有四十哪？”“這個.....”唐僧想想：談談世務，尊姓大名嘛，罷了，問問走哪塊來的，到哪塊去的嘛，你已經曉得了。問我今年可有四十，不止了，大概我生得少年些個哪？不見得，一路上餐風宿露，一路上戴月披星，風吹，雨打，太陽曬，這個臉上不見得豐潤啊。她這個說法子，我不能不跟她.....“僧人今年四十有二。”“噢，四十二，四十二跟我同庚。”“啊，是是是。”沒得哪

個跟你做親，要談這些廢話做事？“大和尚啊，唉，談起來歐，我倒有一番苦衷。”又沒有哪個問你的苦衷，我們到你家來的目的，就是吃晚飯，睡覺，能夠客氣些哉，明個弄頓早飯吃下子，吃過早飯，一宿兩餐，我們要趕路。你跟我們談些家常世務，不是跟和尚談的事，象你一個婦道人家，尤其是孀居，跟我談世務，嘖，不大合適，談家務事情，格外不大好。家頭不得男人家，將才就說過了，用不著問哎，走後頭說的哎，“哪個到寡婦門中來了？”寡婦。“啊，是是。”唐三藏只好跟她是啊是的。……